

圖書編輯的守、破、離

日本室町時代能劇演員世阿彌在《風姿花傳》提出：「守、破、離」，後來被廣泛引用於大和文化中的茶道、花道、劍道等，強調修行者在修行的過程中，需要經過三個階段：守，盡量吸引一切的指導與規範；破，開始摸索屬於自己的一套招式；離，試著拋開舊有的規範，開創自己的派別。圖書編輯亦如是。

簡單地說，「守」就是執行編輯，從校對、改錯做起，執行主編的意志。就像閱讀，把文豪、文學家的文章，照原文謄寫；也可以抄寫自己經常閱讀或喜歡的書裡的文章。或有如抄經，例如：抄寫《心經》等經文。打下像神農嚐百草，最終成為名醫的基礎。在守的階段，就是不去質疑、不頂撞，依照主編的指示，或者所有的編輯準則反覆學習。慢慢的你會知道，武林中少林、武當各大門派之長，甚至如金庸小說中的明教或東方不敗。練

到極致，就像古龍小說《小李飛刀》制定兵器譜的百曉生，可以評論，可以排名，高深莫測。有如大陸地區出版社某些編審，雖然負責執行編輯的工作，卻是最好的把關者。

「破」是策劃編輯，經過一段時間的執行編輯，你會建立自己的人脈，開始和有交情的作家往來，從中可以獲得不適合別家出版社的書稿；或者從交往的過程，得到作者的信任，你向他邀稿。也可以從執行編輯的經驗，在報章雜誌、網站、部落格等，發現自己出版社合適的選題。有如站在巨人肩上，看得更高、更遠。就像我們閱讀，進一步從謄寫，在書上空白的地方記筆記，甚至如錢鍾書般留下大量的讀書筆記。也許有人會從《容安館札記》，得到比《管錐篇》中更有趣、更有用的閱讀。

「離」是累積策劃經驗，博采眾議，形成自己的編輯理念，成為負責項目或叢書的主編。經過基本功的鍛鍊、策劃編輯的洗禮，在策劃書籍上市後，經過市場的考驗，從成敗之間，逐漸知道自己的優點，同時了解書市要什麼、缺乏什麼，不但從作者中獲得書稿，進一步組織一套書系。或者如 D.K. 出版社般，找合適的作家，根據自己的編輯框架，整合成一套圖文書。換句話說，主編就是開創書系，自己決定字數、開本、印數、製作成本和宣傳費用，最終負責成敗，獨當一面的職責。

總之，守是執行，破是策劃，離則是成為主編。並不是所有的執行編輯最後都會順利

成為主編，特別是公營機構當中，有人可以一輩子在執行編輯的崗位，不過他要通過編審的考核。近十餘年來，各大出版集團紛紛整合民營工作室，或者出版社自行成立編輯工作室，特別需要策劃編輯，但是往往缺乏執行編輯的磨練，甚至要求策劃過暢銷書的策劃編輯，擔當主編的重任，形成書市上的跟風，和大量的公版書重製，銷售渠道往網路銷售傾斜，我們是不是應該思考圖書編輯的守、破、離，有重新釐正的必要？

一段難以磨滅的歷史

二〇一一年，央視國際臺《走遍中國》節目播出丹麥人辛德貝格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拯救當地人的紀錄片。他在德國人所投資的江南水泥廠設立難民區，成為附近居民的避難所；同時請中國人顏柳風居間當翻譯，每人發放十八斤大米。辛德貝格並與德國人京特用相機記錄日軍的暴行。日本部隊競相以屠殺中國人為樂，當時南京有三十多萬人被殺，而江南水泥廠卻庇護了一萬多名平民。其後臨時設置一所醫院，救助前來求醫的難民，因此觸怒日軍情報部門，辛德貝格不得不於一百零七天後被迫離去，德國人京特則到一九五〇年才離去；簡直是《辛德勒的名單》中國版。

這部紀錄片使我想到了東方圖書館復興委員會編印的《德國捐贈東方圖書館書籍展覽紀要》。早在清光緒三十年（1904）張元濟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時，成立涵芬樓，凡

遇當時國內各家藏書散出時，總是盡力蒐羅，日本歐美各國每年所出新書，也盡力購置。一九二四年，為服務社會起見，特出資十萬，建造一幢新式大廈，把涵芬樓藏書移置其中，改名「東方圖書館」，並聘王雲五為館長，正式對外開放。不料，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中，上海閘北發生戰事，商務印書館的總廠和東方圖書館都做了軍事上的犧牲，東方圖書館的藏書盡付一炬。

商務印書館於復業次年，由董事會議決每年從盈餘中提撥一部分作為恢復圖書館的經費，並聘請本國和友邦熱心人士組成東方圖書館復興委員會，籌劃恢復的工作。委員中僑居上海的德國嘉璧羅博士（Dr. A. Kapelle）首先響應，並獲得德國各界支持，捐贈三千餘種書刊。有大德顏料廠的利比喜（Liebig's）化學藥學雜誌，自一八二一年創刊後全套，在東方圖書館未燬之前，曾經藏有整套；德國學術互助會氣象考察團工作報告；其餘各學科的基本書籍多種；政治學、經濟學名著圖書多種。

其中最重要的部分，為關於第三帝國各種論著，此為國家社會主義書籍的精粹，冠其首者，為納粹領袖兼國家總理希特勒著作，此種書籍將能激發新德意志的思想。並於一九三四年十月八日在上海青年會舉行贈送典禮。當日由東方圖書館復興委員會主席張元濟、常務委員王雲五、委員嘉璧羅博士，和德國駐滬總領事克里伯（Kriebel）作為中德雙

方代表。嗣後公開展覽數日，各界蒞臨參觀者達數千人。同時將經過情形及捐贈圖書書籍總目，彙印成《德國捐贈東方圖書館書籍展覽紀要》。

人們發動戰爭的目的在壓制敵方，以便從對方的失敗中獲取利益；而其它勢力的中立立場（前提是戰爭不會損及他們，而且可能的話還能令他們得利）則是交戰國能夠隨心所欲進行軍事行動的必要前提。有意思的是，在對日抗戰期間，與日本同為軸心國的德國，不但有工廠管理人員結合中立國人士，幫助我們解救難民，還將被日本炸毀的書籍，適時地捐贈和補充；雖然其中有第三帝國各種論著，卻是一段難以磨滅的歷史。



《德國捐贈東方圖書館書籍展覽紀要》
東方圖書館復興委員會編印
(1935年)

二

紙本收藏的世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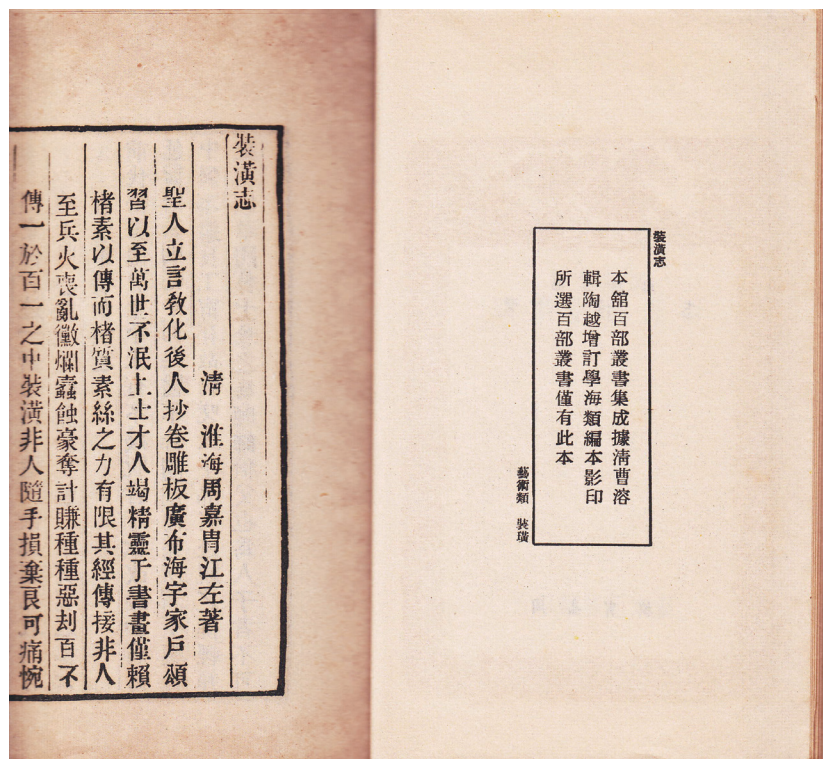
聚散無常，不如刻書

圖書的聚散有如天下大勢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。慘的是，散失容易聚集難。散失最長的一次，是自秦始皇焚書坑儒，至今隨著考古文物大量出土，特別是竹簡、帛書中的古籍再現後，才逐漸拼出《漢書·藝文志》中先秦的古書；在此指的是西漢皇家圖書館的藏書。但是先秦的古書大部份都失傳了。留下的，即使跟目錄中有對應關係，也絕不是原書。根據最新的研究成果，幾乎一本也沒留下來。

從漢朝起，我們的藏書就是如此聚散無常，因此產生歷代知識分子，為往聖繼絕學的輯佚古書，為在歷史長河中流失的古書編刻成書。從三國時期曹丕命王象等人編的《皇覽》開始，將古書中屬同一性質與問題的資料摘錄下來，然後根據其內容分門別類，編排成「類書」，專供人們在研究學問，或查找資料時，當作工具書使用。

特別是從孔子編訂《六經》後，就有「叢書」性質的輯佚古書，將各種相同性質或不同性質的書，不變更原文總聚在一起，彙編成書。從宋代俞鼎新、俞經合編的《儒學警悟》開始，到了民國二十四年，商務印書館編輯出版《百部叢書集成初編》，收自宋迄清一百部著名叢書，而集其大成。十八世紀晚期，乾嘉年間，藏書家張海鵬便說：「藏書不如讀書，讀書不如刻書。讀書只以為己，刻書可以澤人，上以壽作者之精神，下以惠後學之沾溉，真道不可更廣耶？」成為藏書單位與藏書家都重視採用出版與銷售的方式，來傳播書籍；傳承國人輯佚古書、述而不作的使命。清末民初年之際，西學大舉入境，益發重視叢書的編輯，當時的學人如：梁啟超、倫明等，甚至為了搜書，還資助古書業者。其中以協助弟弟在上海開設書店的羅振玉最突出，自行校刻書凡六百餘種，所刻叢書有《雪堂叢刻》（原名《國學叢刊》）、《敦煌石室遺書》等，可說是民國以來，刊佈古籍最多的藏書家。

二十世紀六〇年代初，藝文印書館嚴一萍有感於《百部叢書集成初編》，及其部分底本未盡完善，將所收四千餘種書籍逐一查核，擇要更換最佳底本，改分類編排為按叢書編排，改平裝為線裝，改排印為影印。竭力蒐齊《百部叢書》原本，費時七年，加以影印，不但保有數以千計名著的影印本，同時推廣到歐美、日本各大學與學術機構，為當時古籍影印出版事業奠下基礎。



嚴一萍編選《百部叢書集成·學海類編·裝演志》

(藝文印書館)

八〇年代晚期，我在臺大附近的書店工作，就近在其門市部，購買其零本，曾擬登門請教，可惜他已於一九八七年病逝。如今撫摩身邊的《酒譜》，看到書名頁後面的校記：「本館《百部叢書集成》所選《百川學海》及《唐宋叢書》皆收有此書，《百川》在先，影宋本校勘精審，故據以影印，並附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，及余嘉錫《提要辨證》於後。」不禁感受到他的辛勞。

搜與藏的博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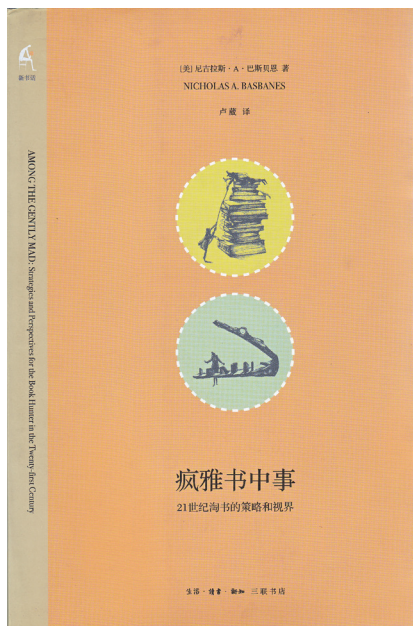
約翰·鄧寧在《書探的法則》說：「這些多半沒受過教育，甚至不讀書的傢伙竟然會被書吸引，還能精準地從其中挑出好書，實在是人性的奧祕。」從潘家園舊貨市場早期地攤的懵懂，到現在有人開店，進一步參與拍賣市場，跟隨網購的發達，自己開網店，或者在淘寶網和孔夫子舊書網開店的越來越多，便可以知道他們從書探到書商的歷程。近幾年來，臺灣二手書店逐漸增多，並且走向精緻化，也可以說明這種情況。藏書越來越和集郵一樣，成為大眾收藏的對象。

同時珍罕（rarity）和稀缺（scarcity）的書，越來越受到追捧，例如：丹·布朗《數位密碼》（*Digital Fortress*）初版，二〇〇五年飆漲到一千美元，到如今加上作家簽名仍維持三千五百美元，但是初版本第一刷則降至五百美元，連作家簽名本在網上總共有二十位賣家，而且差

價越來越大。由於價值（value）是搜與藏之間的博弈，特別是在網路時代，人們的收藏心態越來越隨機，所以不論是真正的書探，或者是專業的書商，都有進一步了解的必要。

誠如此書說：「這是所有書商和書探都得學習的第一課，千萬不能忽略小東西。」一九八〇年代末，一個漁民在美國新罕布夏的古董倉庫，在堆放傳單的箱底發現一本書，書上關於作者的簡介只有一句「某波士頓人著」，但還是引起他的注意，以十五美元蒐購。經過專家鑑定，結果是愛倫坡以匿名發表的處女作，結集出版的《帖木兒及其他詩》（*Tamerlane and Other Poems*），目前所知存世的數量僅十一本，大多為機構收藏。一九八九年送到蘇士比拍賣，拍得十九萬八千美元。雖然它只是一本小書，但是有許多最有價值的讀品都非常小，甚至是單張印刷品、小冊子、文件。例如：美國《獨立宣言》初版，二〇〇〇年六月二十九日在蘇士比網上拍賣，成交價八百一十四萬美元。

書上又說：「我學到的第二件事情是：書很少是在偶然情況下被發現的。獵書行動絕不是隨機的過程。必須到書多的地方去，而且必須經常去。」二〇〇四年，北京書友小趙從潘家園書探手上，以不到一百元人民幣的價格，買到一九四〇年北平出版、橋川時雄編著《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鑑》。此書當年由古亭書屋影印出版，即被查禁，一九八四年有人拿出來兜售，就要這個價位。可見除了勤快外，有時在原出版地，說不定有意外的驚喜。



《瘋雅書中事》
尼古拉斯·A·巴斯貝恩著、盧葦譯
北京三聯書店 2010 年 11 月出版

奧德雷·漢納曼編《海明威書目大全》，無疑是現代文學中最具影響力的作家書目——引自尼古拉斯·A·巴斯貝恩（Nicholas A. Basbanes）著，盧葦譯《瘋雅書中事》（*Among the Gently Mad: Strategies and Perspectives for the book Hunter in the 21 Century*）——將海明威各種作品和關於他的資料，按照收藏級別可以分成：

- A 重要作品：書或小冊子形式。
- B 首次以書的形式出現的短篇故事、文章、報導、詩歌以及小說和非小說類作品介紹。
- C 發表於報紙和期刊上的所有已知作品。
- D 翻譯出版的作品。
- E 含該作家作品的集子。
- F 手稿及信件的影印本。
- G 關於該作家的著述及評論文章。
- H 報紙和期刊關於該作家的部分。

就像以蔣介石為收藏專題，假如收到《自由中國·祝壽專號》、《正中書訊·哀悼總統蔣公逝世特刊》，甚至是一九六六年蔣介石連任總統《就職國宴菜單》，可說開始進入專題收藏的門道。由於它們的珍罕和稀缺，所以最後我要說的是：無論是賣家還是買家，「求全」是搜與藏之間，最後的博弈。